

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研究

——以“天下”一词为例

温军超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 作为译坛权威之作的刘殿爵《道德经》英译,契合了国人与英语国家人士的思想。以“天下”一词为突破口对译文进行梳理分析,既能凸显出道家(教)思想对“天下”观念的构建功效,同时也有助于勾勒出刘殿爵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幕后的改写因素。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平衡是刘殿爵的翻译策略。凸显中华文化魅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赞助人的企鹅出版集团以及《道德经》本身的诗学元素都成为了《道德经》改写的幕后主导因素。

[关键词] 刘殿爵;《道德经》;天下;改写因素

[中图分类号] H031;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6-0129-06

On D. C. Lau'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ao De Jing*

——Taking “Tian Xia” as an Example

WEN Junc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Henan 461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authoritative translation work, D. C. Lau'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ao De Jing* represents the Chinese people's trying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To analyze D. C. Lau's English version,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ian Xia” as a breakthrough, it can not only highlight the contribution of Taoist thinking on the “Tian Xia” concept, but also help to show the preliminary outlin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dig out the rewriting factors behind. Seeking the balance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dissimilation is D. C. Lau'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by highlighting the charm of Chinese culture, the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s the sponsor and poetic elements in *Dao De Jing* text constitute the dominant rewriting factors behind D. C. Lau's translation behavior.

Key words: D. C. Lau; *Dao De Jing*; Tian Xia; rewriting factors

《道德经》(汉以前称为《老子》)译文迄今已达28种之多,其中现存世英文版本亦有差不多200种。我们以往总是重视西方人对《道德经》的译介,对西方人《道德经》译介的研究是很重要,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外围的策略来看待和《道德经》

关联的所有的一切。但是作为文化交流的研究应该是双向的,国人对道德经的西文译介也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尤其是国人英译《道德经》的研究更要提倡(目前国人外文译本主要是英译本)。因此本文通过梳理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个案,尤以“天

收稿日期: 2013-05-13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老子文化的海外传播现状研究”(2012-QN-475)

作者简介: 温军超(1979-),男,许昌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老子文化研究。

下”概念为例来建构国人英译《道德经》的目的与意图,勾勒国人为与英语国家人士思想契合所做出的努力,同时梳理出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及背后的操控因素。

一 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简介

刘殿爵(D. C. Lau)(1921-2010)早岁肄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1946年赴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西洋哲学。1950年起任教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随后八年任伦敦大学中文讲座教授。1978年获中山大学礼聘出任中文系讲座教授,尔后屡掌要职,包括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主编、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主任等,在宏扬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刘教授精研哲学及语言学,治学严谨,翻译中国古籍,准确精练,其中《道德经》《孟子》《论语》三书英译,为西方学者研治中国哲学必读之经典,誉为译坛权威之作。

刘殿爵译本在1963年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十年之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帛书本《老子》,认为《德经》要在《道经》之前,相应地刘殿爵也对此进行了翻译,之后和原来的译文组合在一块就构成了他的另外一本书《中国经典:道德经》(英文版),^[1]考虑到企鹅版译本的流行性及可接受性,本文主要对该译本进行分析。

企鹅版译本的原文作为传世本一直按世人接受的顺序分为上下两卷(部分),上卷为道篇,共三十七章,下卷为德篇,共四十四章。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许多英国学者拿 Victor H. Mair 的译本与刘殿爵译本进行对比,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虽然他们没有发现太多的差异,但他们意识到该译本的两个特点已使得刘殿爵译本更突出。^[2]²⁴而且“西方不少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亦多以他的译作为研究入门书,影响甚巨”。国内学者李贻荫,金百林认为,“参较多种译本,仍觉以1963年企鹅丛书版的 D. C. Lau 译 Lao Tzu: Tao Te Ching 为佳”。^[3]⁴²

作为行走在中西文化之间的一个学者,为了使《道德经》被西方人接受,刘殿爵在翻译中遵循了从信(作为最高思想道德的标准典范,神圣不可侵犯),从美(简洁、长短句穿插和韵律)和从严的翻译准则。因此以“天下”一词为例,通过对刘殿爵译本的文本分析,既可以梳理出“天下”一词在中国古

代文化中所具有的独特意蕴,又有助于勾勒出译本背后译者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作者具体的翻译策略,更能有利于挖掘出影响刘殿爵作出这一翻译行为背后的改写因素。

二 刘殿爵《道德经》译本中的“天下”译文

“天下”观念在中华民族的过往历史和精神生活中位置极其重要,它既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提供了普世价值的借鉴,也为中华民族个体的人生奋斗目标提供了精神寄托。“天下”观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文化的影响,在它的形成中作为国家面向的“儒家文化作用不可替代”。^[4]²³³但是作为个人面向的道家(教)文化在其中的型塑功能也不可忽视。在《道德经》传世本中“天”字共出现92次,“天下”一词共出现59次。《说文解字》释义:“天者。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天下”一词的意义都是从“天”字衍生出来的,比如“身为天下”,“抱一为天下式”等等。《诗·小雅·北山》所载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为“天下”的起源。自古及今“天下”观念“是中华帝国两千多年来治理国家和理解自己的关键”,^[5]²⁹因此“天下”一词的翻译在译本中的地位特别重要,通过分析该词的翻译我们能形塑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剖解出背后的改写因素。

周朝创生的新天道观,历经春秋战国诸子的发展与融合,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这个体系里面的“天”“既不是自然的或者说物理的天,也不只是具有超凡法力、对人间能作威作福的天神及其居所”。^[6]¹¹⁵相应地“天下”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一般也只会涵盖以下几种定义:1. 古时多指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周列国志》第一百零八回:“时六国悉并于秦,天下一统。”2. 人世间,社会上;3. 全世界,所有的人;4. 国家或国家的统治权;5. 自然界,天地间。在《道德经》传世本中“天下”一词涉及第一、第三和第四种释义。《道德经》所提倡的道德论断基本上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涉及具体的层面,第二层涉及抽象的层面。所以《道德经》的以德、道治天下,既涵盖当时的战乱诸国之治,又构建了一种更宏大的愿望即“所有的人”大治。因此在

刘殿爵译本中,天下也只有两种翻译,第一种被译为“the empire”,共有 41 次,第二种被译为“the world”,共有 18 次。

(一)“天下”译为“the empire”

《道德经》原名为《老子“五千言”》、《老子》,“其时间可上溯至战国中早期”,“《老子》明确分章也才始于西汉末年”,^{[7]33}再者,历史上周天子分封天下,各诸侯、士、大夫等均有封地,被称为一个一个小国,所以刘殿爵用“empire”一词来翻译“天下”一词,具体指向被《老子》所推崇的圣人统治的区域和世人再恰当不过了。英文中“empire”一词是通过逆构词(back-formation)的方式由拉丁语 imperare 或 imperium 衍生出来的,在《牛津高阶现代双语词典》(第七版)中共有两种释义: 1. a group of countries or states that are controlled by

one ruler or government(帝国); 2. a group of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controlled by one person or company(大企业,企业集团)。两种释义中前者更具有古代历史中的意义,刘殿爵所理解的“天下”存在于这种释义中,具体意义为老子这个人身边被王侯统治的国家与国人。他既未使用“kingdom”一词,因为“kingdom”指的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国家形态;也未使用“state”一词,因为“state”是指占有领土的主权国家,强调由政治团体组成的国家或者联邦,它是一种现代国家组织形式;更未使用“under Heaven”一词,因为“under Heaven”直接指涉的是至高无上的神,宗教意味太强。“empire”一词既有世俗的意味,又沾染有宗教的色彩,所以 empire 一词更符合《老子》的多义指称,译例如下:

原文	译文(仅选几例)
Chapter 13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Hence he who values his body more than dominion over the EMPIRE can be entrusted with the EMPIRE. He who loves his body more than dominion over the EMPIRE can be given the custody of the EMPIRE.” ^[8]
Chapter 22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Therefore the sage embraces the One and is a model for the EMPIRE.” ^[8]
Chapter 26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How, then, should a ruler of ten thousand chariots Make light of his own person in the eyes of the EMPIRE?” ^[8]
Chapter 28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Know the male But keep to the role of the female And be a ravine to the EMPIRE. If you are a ravine to the EMPIRE, Then the constant virtue will not desert you And you will again return to being a babe.” ^[8]

(二)“天下”译为“the world”

相对于用“empire”一词来指代被统治国、被统治区域,“world”的意义范围会表现得更为宽泛,它既可以泛指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也可以泛称我们世人。“World”一词的多种意义是通过古英语词汇“woruld, worold”,古撒克逊语词汇“werold”,古弗里斯语词汇“warld”,荷兰语词汇“wereld”,古诺尔斯语词汇“verold”,古高地德语词汇“weralt”,德语词汇“Welt”和原始日耳曼语“wer(man)+ald(age)”词义的叠加与整合形成的。在《牛津高阶现代双语词典》(第七版)中目前共有九种释义:1.

the earth, with all its countries, peoples and natural features(世界,地球,天下); 2. a particular part of the earth; a particular group of countries or people; a particular period of history and the people of that period(某地域的人类社会,世界); 3. a planet like the earth(星球,天体); 4. the people or things belonging to a particular group or connected with a particular interest, job, etc(按性质划分的类,界别,界); 5. everything that exists of a particular kind; a particular kind of life or existence(某领域的一切事物,自然界); 6. a person's environment, experiences, friends

and family, etc(生活环境, 阅历, 生活圈子); 7. our society and the way people live and behave(社会, 世情, 世故, 世人); 8. a way of life where possessions and physical pleasures are important, rather than spiritual values monks and nuns renouncing the world(尘世, 世俗, 世实, 世情); 9. the state of human existence(人世, 今世, 来世)。

在刘殿爵译本里采取的是第一种、第二种和第

七种释义, 这三种释义扩充了具体指称意义的范围, 它的指向大于“empire”, 指称《老子》作者想象中的世界及生活其中的世人。儒家思想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说, 《老子》亦有言: 修之于身, 其德乃真; 修之于家, 其德乃余; 修之于乡, 其德乃长; 修之于国, 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 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 以国观国, 以天下观天下。刘殿爵译例如下:

原文	译文(仅选几例)
Chapter 2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矣。	“The whole WORLD recognizes the beautiful as the beautiful, yet this is only the ugly; the whole WORLD recognizes the good as the good, yet this is only the bad.” [8]
Chapter 32 道常无名。朴虽小, 天下莫能臣。譬道之在天下, 犹川谷之于江海。	“The way is for ever nameless. Though the uncarved block is small No one in the WORLD dare claim its allegiance. The way is to the WORLD as the River and the Sea are to rivulets and streams.” [8]
Chapter 40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The myriad creatures in the WORLD are born from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from Nothing.” [8]
Chapter 52 天下有始, 以为天下母。	“The WORLD had a beginning And this beginning could be the mother of the WORLD.” [8]
Chapter 61 大邦者下流, 天下之交, 天下之牝。	“A large state is the lower reaches of a river; The place where all the streams of the WORLD unite.” [8]

三 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与改写因素

在古代中国,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存在, 有的仅仅是天下观, 所以刘殿爵在《道德经》译本中用“empire”和“world”来指代“天下”一词。这既与刘殿爵本人的翻译策略紧密相关, 又与一些隐形的改写因素密不可分。

(一) 刘殿爵英译本的翻译策略

在刘殿爵看来, “自从语和文分了家以后, 所有写文章的人都是在做翻译”。^{[9]227}但是西方汉学对中国传统的贡献与中国思想家对西方哲学的贡献“两方面都交了白卷”, 但是为了进行良好的文化沟通, “就思想的介绍而言, 自然科学不需要移植, 哲学则往往需要移植”, ^{[9]227}因此刘殿爵以平衡的策略在中英文及其文化中游走, 他的“移植”即为掌握好归化与异化策略之间关系的平衡。

翻译理论家 Venuti 1995 年提出了归化 (do-

mestication) 和异化 (foreignization) 这两类翻译策略。Venuti 为归化主导了英美的翻译界这种现象痛心, 因为这种策略“根据种族主义中心思想, 迫使外语文本符合(英美)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11]20}这种策略要求翻译必须以透明流畅和隐形的方式进行, 把译文的异质性元素降低到最少, 但是这又通常以隐匿的方式进行。刘殿爵译本中处处体现了归化的因素, 比如结构和句法上向英语靠齐、通过增加信息适应英语辞格表达等等。比如第 27 章原句为“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启也, 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也”, 刘译本为: One who is good at shutting uses neither bolt nor lock yet what he has shut cannot be opened; One who is good at tying uses no cords yet what he has tied cannot be undone. 在这里, 善闭者和善结者都被译为符合英语习惯的定语结构, 而对偶也为了适应英语句式通过填补信息的方式达到了形似。这种现象特别多, 比如第二章、第七章、第十一章等等中类似译文比比皆是。另外在英文对应

词的选择上,刘殿爵更是煞费苦心,上文中提到的41个“empire”和18个“world”即为明证。所谓的异化,在 Venuti 看来,它要求选择一种外语文本,并采用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翻译方法。这种策略需要作者“按兵不动”,读者必须主动接近作者,对抵制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暴力极为有效,因为这种外围不流畅疏远的翻译风格凸显了原文的异质性身份,保护其不受译入语文化的控制,彰显译者的存在。这种翻译法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语篇规范,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令人欣慰的是,“采用异化法的译者一般都态度鲜明,而不是隐晦匿匿”。^{[11]34}在刘殿爵译本中,题目为“Lao Tzu: The Tao Te Ching”,虽然形式上是英文,但仍只是汉语的拼音读法。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异质性成分。至于文中第四十一章中的“建言有之”被直译为“Hence the Chien yen has it”,另外第四十二章中的阴阳皆为汉语拼音“Yin”和“Yang”。此外由于《道德经》多为三言、四言韵句,处处充满排比对偶,为保持原文的形式与韵律美,刘殿爵让英语屈从了汉语古文的形式,这也使得《道德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典籍文本保留了自己的异域文化特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许多英国学者拿 Victor H. Mair 的译本与刘殿爵译本进行对比,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两个特点让刘殿爵译本更突出,其一是“他们感觉刘殿爵译本的翻译价值在于他不像是一个真正的道教徒”。^{[2]24}其二是刘先生“对盎格鲁撒克逊英语词汇有着不寻常的偏好,更能进入具体的语言之内(“a concrete language within a language”)“语言在语言”。这一特点“使该译本超越了英国学术散文的清晰与理智与北美对应表达的有时大胆,有时迟钝随心所欲模式的文体差异”。^{[2]25}很明显这两个特征即为刘殿爵为平衡异化和规化策略所做出努力的结果。

(二)刘殿爵译本的幕后改写因素

为什么刘殿爵译本要对“天下”一词进行如上的翻译?为什么刘殿爵要采取如上的翻译策略?这些都由背后的操控因素决定的。

Andre Lefevere 认为,“翻译当然是对原本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意图如何都反映了特

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11]7}改写之后与源头的各种信息都会有出入,这些变化,“有些具有个人诗学特征,一些从属于意识形态层次,一些则落入了赞助人的领域”。^{[10]6}毫无例外,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受到赞助人系统和诗学的操控。

所谓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点、概念、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它涵盖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所谓的“社会”层面即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一层面是个人层面,即被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刘殿爵译本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体现在刘殿爵对原本版本的选择上。虽然当时企鹅出版社给他推荐了缅甸语本《道德经》但是他并不接受,同时虽然当时已有王弼本、景龙本等版本,但是刘殿爵只选取了传世本。对于从缅甸语或者是拉丁法德语等语言翻译为英语,那是绕道之旅,既体现了英语国家强势文化的优越感,也同时显示了“他们”对《道德经》的无知。虽然当时刘殿爵居住在英国,但是当时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凸显中华文化的魅力,解除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封锁,因此,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刘殿爵只能选取传世本进行翻译。同时为了保证与英语读者对话的顺利进行刘殿爵常常有意识的运用周边文本信息操纵他们的接受取向,比如对序言的细致勾勒、注释的标注以及标题的选择。

所谓赞助人(patronage),主要是指“能够促进或者是阻碍文学文本阅读、写作和改写的权力体”,^{[10]15}它们的代表通常是政府(党)、科研机构、出版商和大众传媒机构等组织或其中的个人。在刘殿爵《道德经》英文版本的翻译整个过程中,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的地位异常重要。首先,是企鹅出版社促使刘殿爵对《道德经》进行翻译,翻译之后,又由其出版发行,之后刘殿爵花七年时间翻译出的《孟子》英文版,以及花近十年时间翻译出的《论语》英文版,也都由企鹅图书出版。创立于1935年的企鹅出版集团(后被朗文集团买下),是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主流出版商,其简

洁的版式、纯正的色彩以及对平装书无限潜力的运用迄今很大程度上引领着大众的阅读市场,更重要的是它的“保护出版自由”理念也使得刘殿爵《道德经》英文版本受益良多。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英美世界复杂文化运动的高潮迭起以及《道德经》文本本身的多义性,刘殿爵《道德经》英文版本愈来愈备受推崇。

所谓诗学(Poetic),主要是指“在特定社会里文学应该是什么、可以成为什么的这一特定的(主导)观念”。^{[10]26}它包含两个要件:其一是一张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清单;另一个是关于文学在一个社会体系里如何存在的观念。诗学方面的改写,在刘殿爵译本里最明显的就是对《道德经》进行归化与异化的平衡。虽然他要使译本在语言上接近英语语言表达,但是在一些他认为不可译的部分里要加入中国特色的元素。《道德经》应该是什么?是诗歌还是散文?是闲言碎语还是经文?这些问题都要在刘殿爵的脑海里过滤。经过思索精美的语言和深邃的思想成为他对《道德经》的定位:《老子》是被翻译得最频繁的中国典籍,但遗憾的是,许多译者没有使读者意识到中国思想的博大和语言的美,只是满足了一些人了解东方玄秘思想的需求。因此,“直至1963年,刘殿爵《道德经》译本才让英美读者感受到中国典籍的文体之美。”^{[11]340}而企鹅公司给它的评价是“语言明晰,诗意盎然”。

作为国人翻译《道德经》的第五个英文译本(胡子霖,1936;初大告,1937;林语堂,1948;陈荣捷,1963),刘殿爵翻译成《道德经》英文版时,西方刚好兴起嬉皮文化,因此《道德经》提倡“道法自然”的思想正好透过他的译作进一步向西方传播。“天下”作为构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词,通过对“天下”一词译文的梳理既能凸显出道家(教)思想对“天下”观念的构建功效,同时也能初步勾勒出刘殿爵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幕后的改写因素。只不过遗憾的是,老子这个人已死,《道德经》的语言与现

代不同,离现在有两千多年,刘殿爵已死,当时的英语与现代不同,离现在也已有50多年,因此我们只能尝试梳理我们古人作出的努力以及现代人为向全球传递他们的文化观念所做的努力。更何况,1982年出版了出了帛书本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而且在他之后又有十多人进行了英译如冯家福(富)(Feng Gia-fu)、陈鼓应、汪榕培、任继愈、王柯平、许渊冲、顾丹柯、汉佳、辜正坤、马德五、陈路林、陈乃扬等,因此对这些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挖掘势必成为未来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 [1] D C Lau. *Chinese Classics: Tao Te Ching* [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2] 崔莹. 论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道德经》两英译本对比研究[D]. 长沙:中南大学,2011.
- [3] 李贻荫,金百林. D. C. Lau 妙译《道德经》[J]. 外语研究,1995(2):42-44.
- [4] 郑家栋. “‘天下’观念与儒家文明”[C]//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38.
- [5] 柯岚安,徐进. 天下观的现实意义[J]. 跨文化对话,2011(1):29-37.
- [6] 牟发松. 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J]. 江汉论坛,2011(6):114-124.
- [7] 谭宝刚.《老子》书名出现时间、异称、分篇和分章考[J]. 鄂州大学学报,2007(4):33-36.
- [8] 老子. 道德经[M]//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道德经:3辑[M]. 刘殿爵,译. 章婉凝,注. 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
- [9] 童元方. 可译与不可译悼刘殿爵教授[J]. 中国文化,2010(2):227-228.
- [10]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11] 辛红娟.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李珂